

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人 民 出 版 社

5781

研究所

菲 德 尔 · 卡 斯 特 罗

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1960 年 9 月 26 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根据古巴《革命文献》杂志 1960 年第 26 期译出

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 印张 $1 \frac{3}{4}$ · 字数 39,000

1962 年 11 月第 1 版

196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680 定价（四）0.20 元

主席先生：

代表先生們：

雖然我們講話長已經出了名，但你們不必擔心。我們現在要尽可能簡短地說明那些我們認為有責任在這裡說明的問題。為了同譯員合作，我們還準備講得慢一點。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們因古巴代表團受到的待遇而很不高興。情況不是這樣的。我們完全了解這些事情的原因，因此，我們並不惱火。任何人都不要擔心古巴可能不再在促進世界諒解的努力中，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這一點是肯定的，我們要清楚地加以說明。

派一個代表團到聯合國來是要花很多錢的。我們這些不發達國家如果不是為了在這個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有代表的會議上講清楚自己的意見，我們是沒有那麼多錢可以花的。

在我之前發言的人都在這裡表示他們對一些关系到全世界的問題的忧心忡忡。我們也關心這些問題，而古巴問題還有它的特殊的情況，目前古巴看來已成為世界關心的一個問題，因為許多代表在這裡有根據地說明了古巴問題是世界現有問題之一。除了今天世界感到不安的問題以外，古巴有使自己不安、使我們人民十分不安的問題。

人們講到普遍要求和平的願望，這是各國人民的願望，因而也是我國人民的願望，但是世界人民希望維護的這種和平，我們古巴人長時期以來一直不能得到。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可以看作大體

上还很遙远的危險，对于我們却是很临近的問題和忧虑。到这个大会來說明古巴的問題是不容易的，我們来到这里是不容易的。

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受到特殊待遇的人。我們古巴代表团的代表是不是代表着世界上最坏的政府呢？我們古巴代表团的代表是不是应当受我們所受到的恶劣的待遇呢？为什么恰恰是我們这个代表团呢？古巴向联合国派出过許多代表团，古巴为許多不同的人代表过，然而人家却偏偏用这种例外的措施来对付我們：把我們限制在曼哈頓島^①，命令所有的旅館不租給我們房間，敌視我們，并借口安全措施而进行隔离。

代表先生們，你們不是代表任何个人而是代表着各自的国家的，因而在任何有关个人的事情上，总要考虑你們各人代表着什么。你們之中的任何人在抵达紐約市的时候，大概都沒有像古巴代表团团长那样受到人家恶意而粗暴的对待吧。

我并不是在大会上进行鼓动，我只是在說明真相。我們早就該講話了。人們很多天以來都在議論我們，報上一直在議論，而我們却一直保持沉默。我們无法在这个国家里保卫自己免受这些攻击，現在是我們說明真相的机会，我們就不能不这样做。

人家进行人身攻击，故意刁难，从我們居住的旅館撵走我們。我們跑到另一个旅館，而且尽量避免麻煩，完全不离开我們的住地，除了次数有限地到联合国的會場和接受邀請参加了苏联大使館的一次招待会以外，哪里都不去。但这样还不能使他們讓我們安宁。

在这个国家里，有相当多的古巴侨民。他們都是最近二十年迁来的，人数在十万以上。他們原来希望永远居住在自己的国土

^① 紐約市的一部分。——譯者注

上，他們同任何由于社会或經濟原因而被迫离开自己祖国的人一样，总是希望回去。这些古巴人在这裡从事劳动，过去和現在都遵守法律，他們自然对自己的祖国和革命有感情。他們从来没有什么問題，但是有一天，另一类来客开始到达这个国家：战犯們开始到达了，那些曾在某些时候謀杀我們数百名同胞的凶手們开始到达了。他們到了这里就立即受到报界的鼓励，他們到了这里立即受到当局的鼓励，这种鼓励自然反映出他們的行为，而且也成了經常同多年来老老实实在这个国家劳动的古巴侨民发生冲突的原因。

有一次事件是由那些受到这里有組織的反古运动和当局帮凶行为支持的人挑起的，造成了一个女孩的死亡。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是我們大家都感到遺憾的事。犯有这种罪行的恰恰不是居住在这里的古巴人，更不是我們古巴代表团的人，但是你們大家大概都看到各报刊登的这种标题，說什么“亲卡斯特罗团体”杀死了一个十岁的女孩。

白宮的一个发言人立即以那些同古美关系問題有关的人所固有的虛伪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指責这事件簡直就是古巴代表团的罪过。出席这次大会的美国代表先生閣下当然也不放过机会，参与了这个把戏，他給委內瑞拉政府拍去致死者家屬的唁电，并且似乎觉得他有义务在联合国里說明这一好像实际上要由古巴代表团負責的事情。

但是事情还不仅是这样。當我們被迫离开本市的一家旅館到联合国总部来另作安排的时候，本市一家簡陋的旅館——哈侖姆区一家黑人的旅館表示願意接受我們住宿。这个答复是在我們同秘书长先生会談时得到的。然而国务院的一个官員却尽一切可能来阻止我們住在那个旅館里。就在那个时候，紐約的旅館好像是

由于魔术的力量开始涌现了，那些曾經拒絕接待古巴代表团的旅館，这时甚至願意免費招待我們了。但是我們出于起碼的互相尊重的礼貌，还是住到哈侖姆区的旅館去。我們原先认为我們有权利希望他們讓我們安宁。然而，他們沒有讓我們安宁。

他們看到无法阻止我們居住在哈侖姆区，就开始搞誹謗运动，在世界上散布消息說古巴代表团住在一家妓院里。对于某些先生說来，一家美国黑人在哈侖姆区开的簡陋的旅館必然就是妓院。除此以外，他們还尽量污蔑古巴代表团，甚至毫不尊重我們代表团的女团员和为代表团工作的女同志。

如果我們确实是像他們想不惜一切地加以描繪的那樣的人，那末，帝国主义想用某种方法收买和誘惑我們的希望，就不致像很久以前那样都落空了。但是，由于很久以前那种希望就落空了，——他們从来也沒有理由抱有这种希望——他們在硬說古巴代表团住在一家妓院以后，至少就必须承认帝国主义金融資本是一个无法引誘我們的妓女，她并不就是让一保罗·薩特^①的《可尊敬的妓女》。

关于古巴問題，你們中間有些人也許已經很了解，有些人也許还不大清楚——一切取决于消息的来源。但是最近两年来出現的古巴問題，在世界上无疑是一个新的問題。过去世界上人們沒有多大必要知道存在着古巴这样一个国家，在很多人看来，古巴好像只是美国的一个附屬物，甚至这个国家^②的許多公民也认为，古巴是美国的一块殖民地。地图上却不是这样。在地图上我們被不同于美国的顏色表明出来，但实际上我們是美国的殖民地。

我們的国家是怎样淪为美国的殖民地的呢？这不会是由于古

① 法国作家。——譯者注

② 指美国。——譯者注

美两国的起源，把美国和古巴变为殖民地的并不是同样的人。古巴有着不同的人种和文化的根源，这种根源是經過了好几个世紀以后形成的。古巴是美洲最后摆脱西班牙殖民統治，——請西班牙政府代表閣下原諒——摆脱西班牙殖民枷鎖的国家，因为是最後一个，所以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絕的斗争。

那时西班牙在美洲只剩下这一块領地，于是它頑固地、用尽一切办法要保住这块領地。我們这个小民族，在那时只有一百万多一点的人口，不能不单独同当时被认为是欧洲最强大的軍隊之一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斗争。西班牙政府居然動員了相当于用来反对南美洲各国独立的全部兵力来反对我們这个人口很少的国家。数达五十万的西班牙軍隊到古巴来对付我国人民爭取自由的英勇不屈的意志。

古巴人民为爭取独立，单独地进行了三十年的斗争，这三十年打下了古巴人民对自由和对祖国独立的热爱的基础。但是按照上世紀初期美国总统約翰·亚当斯的說法，古巴是一个果子，好像是西班牙树上的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一旦成熟，就要掉落在美国的手中。西班牙的力量已經在我們国家里耗尽了。西班牙已經沒有人力和財力在古巴繼續打仗。西班牙被打敗了。苹果显然是成熟了，美国政府就伸出了它的双手。

掉入它手中的不仅是一只苹果，而是好多苹果。波多黎各掉下来了，英勇的波多黎各曾同古巴人一起进行了爭取独立的斗争；同样，菲律宾群島掉下来了，还有其他一些領地也都掉下来了。但是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来統治我們的国家，我国进行了严重的斗争，并且得到世界輿論的支持，因而必須改用另一种手段。

那时为了我国独立而斗争的古巴人民，那时正在流血牺牲的古巴人民，誠意地相信美国国会在 1898 年 4 月 20 日通过的两院

联合決議，这个決議宣布，古巴是，而且理应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美国人民是同情古巴人民的斗争的。那个联合声明是这个国家国会的法律，这个国家根据这项法律向西班牙宣战。但是那种幻想结果却是一个残酷的骗局。在他们对我国实行了两年军事占领之后，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就在古巴人民通过制宪会议制定共和国的根本法的时候，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项由参议员普拉特提议的、给古巴留下痛苦记忆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古巴的制宪会议必须追加一条附款，规定给予美国政府以干涉古巴政治事务的权利，此外还给予租借某些领土作为海军基地或加煤站的权利。

这就是说，由于一个外国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我国的宪法就必须包括这样的规定，而且他们对我们的制宪议员清楚地说明，如果我们的宪法没有这项修正案，占领军就不撤退。这就是说，他们通过自己的立法机构，用暴力强迫我国给予他们进行干涉的权利、租借海军基地和军港的权利。

那些最近参加这个组织的国家的人民，那些现在才开始独立生活的国家的人民，最好能够记住我国的历史，因为他们，或者是走在他们后面的人，或者是他们的子孙——看来我们活不到这么久——可能会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类似的情况。

这样就开始了把我国变为殖民地的新过程：美国公司抢占了最肥沃的耕地，取得了开采自然资源、矿产资源的特权，取得了经营公用事业的特权，取得了贸易方面的特权以及各种各样的租让权，这一切，加上了他们干涉我国的宪法权利——用强力取得的宪法权利，就把我国从西班牙殖民地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了。

殖民地是没有发言权的，在殖民地还没有机会发表意见之前，世界对它是不知道的。因此，以前世界不了解我们这块殖民地，不了解我们这块殖民地的问题。地理书上又出现了一面国旗和一枚

国徽，地图上又多了一种颜色，但是那里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誰也不要欺騙自己，要是我們欺騙自己的話，我們就很可笑了；誰也不要欺騙自己，那儿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共和国，那儿只有一个殖民地，在那儿发号施令的就是美国的大使。

我們并不因公开說出这一点而感到羞耻，因为面对这一令人羞耻的事情而能够宣布：今天任何大使館都不能統治我国人民了，我国人民正在管理着自己的国家！这就是驕傲。（掌声）

古巴民族不得不又一次为了爭取独立而进行斗争，并在七年血腥的独裁統治之后取得了独立。古巴受到誰的独裁統治呢？受到国内这样一些人的統治，他們只不过是經济上控制我国的人的工具。

一个不得民心的、与人民利益为敌的政权要是不用暴力，如何能够維持得了呢？难道我們需要在这里向拉丁美洲兄弟人民的代表解釋什么是軍事独裁統治嗎？难道我們需要向他們說明軍事独裁統治是怎样維持的嗎？难道我們需要向他們說明好几个已成为典型的独裁政权的历史嗎？难道我們需要向他們說明这些暴君依靠什么力量、依靠哪些国内和国际的利益集团的支持嗎？

在我国进行独裁統治的軍事集团依靠国内最反动的力量，特别是依靠那些控制我国經济的外国經济集团。大家知道，——而且我們知道連美国政府也承认这一点——壟断組織所賞識的就是这种政府。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政府可以用暴力压制人民的各种要求，可以用暴力鎮压爭取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可以用暴力鎮压爭取土地所有权的农民运动，可以用暴力压制人民的最切身的願望。

因此，暴力政府是领导美国政策的人所賞識的政府。因此，一些暴力政府得以长期当政，一些暴力政府現在还在美洲当政。很清楚，这一切取决于是否取得美国政府的支持。

举一个例子，現在有人說，他們反对一个这样的暴力政府：特魯希略政府，但是他們沒有說他們反对别的暴力政府，比如說尼加拉瓜的政府或巴拉圭的政府。尼加拉瓜的政府已經不仅仅是一个暴力政府了，而几乎是像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政体，政权由父亲傳給儿子，这种情况在我国过去也可能发生，如果情况沒有改变的話。富耳亨西奧·巴蒂斯塔政府就是这类的暴力政府，这个政府符合在古巴的美国壟断組織的利益，但是它当然不是符合古巴人民利益的那一类型的政府，古巴人民牺牲了大量生命和經受了深重苦难，推翻了這個政权。

古巴革命取得政权时遇到的是什么呢？古巴革命取得政权时面临什么“奇迹”呢？首先遇到的是六十万适合于劳动的古巴人沒有职业，这个数量按比例相当于大危机震撼美国时美国的失业人数，这种在短期内曾給美国造成灾难的失业現象，在我国却是长期存在的現象。在六百万多一点的人口中，有三百万人享受不到电灯和任何别的电力設備；在六百万多一点的人口中，有三百五十万人居住在沒有最起码的居住条件的簡陋破旧的小茅屋里。城市的房租高到占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电費和房租是世界上最貴的。我国人口的37.5%是不会讀書写字的文盲；农村儿童70%沒有教师；我国人口的2%，即在六百万多一点的人口总数中有十万人患結核病；农村儿童中95%患寄生虫病，因此，儿童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很短。除此以外，85%的小农租种土地，地租高到占总收入的30%，而1.5%的土地所有者却掌握全国土地的46%。同医疗事业中等水平的国家相比，病床和国内居民数量的比例是可笑的。

电力公司、电话公司等公用事业是美国壟断組織的财产。

很大一部分銀行、很大一部分进口貿易、炼油厂、大部分蔗糖生产、古巴最好的土地以及一切方面最重要的工业，都是美国公司

的财产。在过去十年中，即从 1950 年到 1960 年，古美貿易支付情况是，美国获得了**十亿美元**的順差。

独裁政府的貪官污吏从国庫盜窃出去存入美国和欧洲銀行里的数以亿計的美元还不計算在內。

十年內就获得了十亿美元，这就是失业人数达六十万的加勒比海的貧穷而不发达的国家对世界上最工业化的国家的經濟发展的貢獻。

我們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对許多派代表出席这次大会的国家大概并不陌生，因为我們所讲到的古巴情况只不过是适用于出席这次大会的大多数国家的一幅全面的透視图。

革命政府走什么道路呢？背叛人民嗎？自然，在美国总统先生看来，我們为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人民的背叛；如果我們不忠于人民，而忠于剝削我国經濟的美国大壟断組織，那就肯定不是背叛人民了。請至少記住革命在取得政权时所面临的“奇迹”吧，这种“奇迹”恰恰就是帝国主义、就是“自由世界”給我們殖民地国家所創造的“奇迹”。

任何人都不能要我們对古巴有六十万失业人員、人口的 37.5% 是文盲、2% 患結核病、95% 的农村儿童患寄生虫病这些現象負責。不能！在革命以前，我們对祖国的命运沒有任何发言权，那时，我国的命运掌握在为壟断組織利益服务的統治者手中，那时，我們的祖国掌握在壟断組織手中。有沒有人阻止他們呢？沒有！沒有人阻止他們。有沒有人妨碍他們呢？沒有！沒有人妨碍他們。他們可以为所欲为，而我們現在在那里看到了壟断組織所造成的后果。

国家儲备怎么样呢？暴君巴蒂斯塔上台执政时，国家儲备有五亿美元，要是用于国家的工业发展，这是一笔数量可观的錢。革

命取得政权时，我們的儲备只剩下七千万美元。

他們关心我国的工业发展嗎？沒有！从来也沒有！所以当我们們在这里听說美国政府異常关心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命运时，我們十分惊奇，而且現在还没有摆脱这种惊奇，因为我們在古巴經過了五十年，得到的是这样一些果实。

革命政府做了些什么事呢？革命政府到底犯了些什么罪，因而要在这里領受这种待遇，要在这里——像客观证明那样——碰到这样强大的敌人呢？

我們是不是一开始就同美国政府发生問題的呢？不是的。我們是不是一开始执政就打算給自己寻找一些国际問題的呢？不是的！任何当政的革命政府都不願意有国际方面的問題。它所要的是集中精力解决它自己的問題，它所要的是实现一个綱領，如同一切真正关心自己国家进步的政府一样。

我們方面认为，第一件不友好行动就是这个国家打开大門迎接那些曾經使我国遍地流血的罪犯。那些謀杀过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农民的罪犯、那些多年来不間歇地折磨被捕人員的罪犯、那些曾經任意进行杀戮的罪犯，在这里受到了双手欢迎。我們对这点感到很惊奇。为什么美国当局对古巴采取这样不友好的行动呢？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敌視的行动呢？那时候我們还不十分了解，現在我們完全了解它的原因所在了。

这种政策是否符合美古关系中对古巴的正确态度呢？不符合，因为我們是受害的当事人，我們受到了伤害，因为巴蒂斯塔政府是在美国政府帮助下才維持住政权的，巴蒂斯塔是在美国政府提供的坦克、飞机和武器的帮助下才維持住政权的，巴蒂斯塔由于使用軍隊——这支軍隊的軍官是由美国政府軍事顧問团訓練的——才維持住政权的。我們希望美国的官員都不要否认这个事实。

甚至在起义軍到达哈瓦那市的时候，美国軍事顧問团还在哈瓦那最重要的軍營里。巴蒂斯塔軍隊已經瓦解了，已經是打了敗仗投降了的軍隊。我們本来完全可以把那些帮助和訓練人民敌人的外国軍人看作战俘。但是我們並沒有这么做，我們只是要求这个顧問团的成員回到他們自己的国家，因為我們毕竟不需要他們的教誨，他們的学生已經在那里吃了敗仗。

这里有一个文件。（**展出文件**）大家不要对它的样子感到惊奇，因为它已經被撕破了。这是过去巴蒂斯塔政权据以接受美国政府慷慨援助的軍事条約。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协定的第二条的内容：

“古巴共和国政府有义务有效地使用根据本协定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收到的援助，以实现两国政府同意的防务計劃，两国政府将根据上述防务計劃参与西半球防务的重要任务；除非預先得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同意……”，我重复一遍，“除非預先得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同意，此項援助不得用于与提供援助之意图不同的其他目的。”

援助是用来打古巴的革命者的，而且是得到美国政府同意的。虽然在战争結束前几个月，这个国家在对巴蒂斯塔进行了六年多軍事援助后，对巴蒂斯塔采取武器禁运，但是在他們庄严宣布武器禁运后，起义軍还是得到证据、文件的证据，证明独裁統治的軍隊重新得到三百枚从飞机射击用的火箭。

当我国侨胞向美国公众輿論发表这些文件时，美国政府找不到其他解釋，只好說我們弄錯了，說他們沒有再給独裁統治的軍隊提供东西，而只不过用一些适用于独裁統治的飞机的火箭去換一些不适用于它的飞机的另一种口徑的火箭——当然他們是用这些火箭来轰击我們的，我們当时还在山上。这是他們在矛盾无法解

釋時解釋矛盾的獨特方式。按照他們的解釋，那並不是什麼軍事援助，那末，大概是一種“技術援助”……。

如果這些使得我國人民發火的事實是實在的，那末為什麼呢？因為大家知道，這裡甚至最單純的人都知道，現代軍事裝備都進行了革新，上次大戰時的武器對現代戰爭已經完全過時了。

用五十輛坦克或裝甲車以及一些過時的飛機是保卫不了什麼大陸、保卫不了什麼半球的。這些武器倒是可以用來壓迫手無寸鐵的人民，用來吓唬各國人民。這些武器可以用在能起作用的地方：用來維護壟斷組織。因此，這些半球防務條約可以更恰當地叫做“美國壟斷組織防務條約”。

革命政府開始採取最初的幾項步驟。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降低家庭房租50%。這是一項非常合情合理的措施，因為像我們剛才說過的，以前有的家庭要用收入的三分之一來付房租。人民受到在住宅方面的大規模投機活動的損害，有人利用城市地產進行驚人的投機活動，使人民受到經濟損失。但是，當革命政府降低房租50%的時候，就有人不高興，人數不多的公寓大樓的房主的不高興，但是人民卻高興得到街上歡呼。在任何國家，甚至在紐約這裡，如果降低所有家庭房租的50%，都會發生同樣的情況。但是這對壟斷組織並不成問題。某些美國公司擁有大建築物，但數量比較少。

後來我們又制定了一項法令，取消了富耳亨西奧·巴蒂斯塔獨裁政府給予電話公司——它是一個美國壟斷組織——的特權。這家公司利用人民的好欺，取得了很有利的特權。現在革命政府取消了這些特權，使電話費恢復到過去的标准。這就開始了同美國壟斷組織的第一個衝突。

第三個措施是降低電費，從前電費是世界上最高的。這就產

生了同美国壟断組織的第二个冲突。这时我們已經被看成是共产党人了,已經有人开始給我們塗上紅色,只因为我們同美国壟断組織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后来我們制定了第三項法令。这是我国必不可少的法令,而且迟早也将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至少是世界上还没有制定这项法令的各国人民——必不可少的法令,即土地改革法。当然,在理論上大家都同意土地改革。只要不是蠢人,誰也不敢否认土地改革是世界不发达国家发展經濟的一个基本条件。在古巴也是这样,連庄园主也同意土地改革,不过他們要按照他們的方式实行土地改革,要像許多理論家所主張的那样的土地改革,而且最重要的是:只要有可能避免的話,就絕對不去实行它。土地改革是联合国經濟机构所承认的,是沒有任何爭論的問題。土地改革在我国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农村有二十多万农戶沒有可种必需糧食的土地。

沒有土地改革,我国就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跨出第一步。而我們跨出了这一步,我們进行了土地改革。是不是激进的呢?是一次激进的土地改革。是不是非常激进的呢?不是非常激进的。我們进行的土地改革适合于我国发展的需要,适合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这是一次解决无地农民的問題、解决必需的糧食的供应問題、解决农村严重的失业問題和結束我国农村惊人貧困状况的土地改革。

于是就产生了第一个真正的困难。在邻近的危地馬拉共和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危地馬拉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就发生了問題。我們非常真誠地告誡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代表們:你們如果要进行合理的土地改革,請准备应付类似我們碰到的情况;如果最好最大的庄园是,像在古巴那样,掌握在美国壟断組織的手中,尤其要作这种准备。(热烈欢呼)

可能有人回头要指責我們在这次大会上給人出坏主意，但是我們确实沒有这样的意图，（掌声）我們确实沒有消除任何人的幻想的意图。我們只不过是把事实說出来，虽然这些事实足以消除人們的幻想。

接着他們就提出了賠償問題。美国国务院的照会像雨点似地飞来了。他們从来不因什么同情或因他們对此負有大部分責任而問一問我們的問題，問一問我們国内有多少人要挨餓致死，有多少人患結核病，有多少人沒有工作。

不。他們對我們的需要是否感到休戚相关呢？从未有过。美国政府代表的全部言論都是关于电话公司、电力公司，以及美国公司的土地等問題。

我們要怎样进行賠償呢？当然首先要問的，是我們要用来賠償，而不是怎样賠償。各位难道认为一个有六十万失业者、文盲和病人这样多、儲备枯竭、在十年就給一个强国的經濟納貢十亿美元的貧穷的落后的国家，付得起受土地法触动的土地的償款，或者可能按照他們的条件付款嗎？

美国国务院由于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向我們提出了什么呢？提出了三个条件：迅速付款……，“迅速地、有效地和公正地付款”。各位懂得这种話的意思嗎？“迅速地、有效地和公正地付款”，这就是說：“现在就付款，用美元付，而且要按我們為我們的庄园要的价格付款。”（掌声）

那时我們还不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共产党人。（笑声）我們那时不过多染上一些紅色。我們並沒有沒收土地，我們只是建議在二十年內償付，而且以我們唯一可能的方式償付：以二十年到期的公債券償付，利息是4.5%，每年付清。

我們怎么能够用美元償付这些土地呢？怎么能够立刻付清